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江漣

謄録監生臣申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一

[illegible]周世宗[illegible]顯德六年[illegible]

六年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

初有司將正仗宿設（前一夕設之也）樂縣于殿庭周主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示朴朴素曉音律詢之朴具

疏以對 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于外心和于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樂生于人心而聲成于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十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縣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黃鍾之宮止存一調蓋樂之缺壞無甚于今陛下臨視樂縣知其亡失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 乃依古法以秬黍 用羊頭山秬黍中者 定尺 一黍為分十黍為寸十寸為尺 長九寸徑

三分為黃鐘之管與今黃鐘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管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朱子曰京房始作律準梁武帝為之通其制十有三絃一絃是全律　考律準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故曰全律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第八絃為林鐘第三絃為太簇第十絃為南呂第五絃為姑洗第十二絃為應鐘第七絃為蕤賓第二絃為大呂第九絃為夷則第四絃為夾鐘第十一絃為無射第六絃為仲呂及黃鐘清聲第十三絃為黃鐘之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一律中調之一終也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

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朴又言此法久絶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樂成而和

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即閔河注見前以通陳潁之漕自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後又改曰惠民河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

開封府奏田税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

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奏所減之數倣此

周淮南饑

淮南饑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鋭明敏志畧過人及卒周主臨其喪以玉鉞卓

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遼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周主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道入遼境柵于乾寧軍（唐置遼于軍置寧州明改曰青縣今屬天津府）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車駕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趣遼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之知遼寧州刺史王洪舉

城降詔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為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至益關津後唐置今霸州是遼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趙匡胤先至瓦橋關遼守將姚内斌平州盧龍人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瀛州刺史章彥暉薊州漁陽人舉城降于是關南悉平宴諸將于行宫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敵騎皆聚幽

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悦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幽州人先發據固安隋縣今屬順天府自至安陽水在固安縣北拒馬河支流也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立孫行友拔易州擒遼刺史李在欽獻之斬于軍市以瓦橋關為雄州今雄縣是屬保定府益津關為霸州今屬順天府命韓令坤陳思讓字後已盧龍人戍之遂還大梁

六月河决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

唐清源節度使劉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于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

唐城金陵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曏時則為讐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

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
唐主乃城金陵凡城郭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
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
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為梁王
生七年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周主曰

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謙謹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

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胡三省注後唐始置大內都點檢官至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置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之上

先是周主自關南還在道閱文書于篋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都點檢永德周

懿親（永徳妻周太祖女）有功周主疑焉至是以匡胤代之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是為周恭帝）

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著（字成象單父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游醉鄉豈堪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周主殂（謚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梁王宗訓即位（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于為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明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

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道則面厲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唐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少物貴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王從謨計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

二錢文曰唐國通寳

九月唐太子冀卒唐王以其子從嘉字重光唐王第六子爲吳王居東宫殺禮部侍郎鍾謨謨數奉使入周周世宗及唐以原待之恃此驕横嘗與天威都虞侯張巒屏人夜語樞密副使唐鎬譖其有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會太子冀卒唐王欲立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字子師唐主第七子善言于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

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徙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廵徼都城唐主乃下詔暴謨罪流饒州貶巒宜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

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番禺人）以龔澄樞為內太師

南漢王鋹以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鋹不能從宦官閹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欲作亂王

宦官專權所士
人為門外乃比
輩迫福至羣臣
非下蠶室不得
任用則自昔所
無國事淣濁若
此不亡何待彼時
無耻之徒晃甘
心自宮求進更
無復情理矣他
日廣州敗降鐵
服數百輩騈首
就戮狱豨同盡
一即死且餘矣

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封州人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為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唐以洪州為南郡

唐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都之羣臣皆不欲徙惟樞密副使唐鎬勸之乃以洪州為南都命曰南昌府

雖唯勝亦奚及乎

遼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遼主遣其舅使于唐周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冀州信都人募刺客使殺之自是遼與唐絕

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是歲周亡宋代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後周自太祖至恭帝凡三主合九年

先是周鎮定二州言北漢會遼兵入境至是正月辛丑朔遣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

陳橋兵變論者疑宋主實與其謀蓋能時匡義以手足之親趙普以腹心之寄叙照部分從入恨中函白使非微窺宋祖隱微

太原入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乃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册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計惟內廷宴然不知癸卯太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苗訓河中人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是夕次陳橋驛注見前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册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潞州上黨人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即宋太保及歸

豈至若此且其受命而出固要而返遽行禪代絕無愧怍更足啓後人覬覦雖當時朝不易位市不易肆其後布武修文撥亂反正而其得國之不以道又豈能曲為原諒哉

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開封浚儀人都虞候王審琦字仲寳洛陽人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身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廷曰諸將無主願册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

曰願受命臣脩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字仲詢大名人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彦昇字光烈蜀人徙洛陽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彦昇所害妻子俱死臣脩

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廹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并州太原人）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夜升殿服衮冕即皇

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周世宗納符彦卿之女為后后殂復納其妹即為周太后遷之西宫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太后也在宋州因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華山處士陳摶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彦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宋主猶恕故終身不得節鉞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高懷德字藏用行周子張令鐸棣州厭次人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引兵趣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後延釗令坤皆出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除受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以其弟光義即匡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賓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爲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

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文學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定州安喜人為皇太后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既而后有疾

父有天下傳之子三代以來不易之常經凡終弟及商道有然史言仲丁而後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國勢所必至也杜太后使知國有長君為社稷之福而不知以次傳位啓骨肉之嫌厥後涪陵武功不得其死適金匱誓書所以階之厲耳

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及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字文化宋主弟）光美傳德昭（字日新宋主第二子）夫四海之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受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于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

平章既為國家官階豈有因臣子私諱而改之理且璋與章亦無涉宋主此為蓋徇名而不知義矣

事在次年六月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為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三品仍為樞密使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字得臣泣諫筠不聽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

城從事閭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在潞州府長治縣西北）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筠

五月己亥朔日食

宋主自將兵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于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石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北漢主懼引師歸宋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進攻潞州守節

宋史以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盡節于周作三臣傳以表異之夫韓通之闔門遇害李筠之拒宋

降

秋七月宋主還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字省躬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

重進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權常心憚宋主宋主

起兵誠無忝于忠義若重進以周室懿親與宋祖同為北面闕廷之佐醜顏受命始則以移鎮而不自安繼則以賜券而欲朝汴遲疑不決乃復舉兵是宋之叛臣而非周之忠臣烏可同日語哉

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宋主遣六宅使（宋初武職諸司有六宅正副使）陳思誨（宅隸弟）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閩于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洛陽人）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

被害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鑑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配良才校遂還汴

宋以竇儀為翰林學士

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髮布曰幘岸幘露頂也）跣足（赤足也）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

名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考宋史竇儀傳建隆元年秋儀遷工部尚書會翰林學士王著因酒失貶官太祖問于范質以儀代之而王著傳則云乾德元年著直禁中被酒夜叩宫門帝怒貶著比部員外郎兩傳互異商輅續綱目以儀傳為據薛應旗通鑑則從著傳今依續綱目紀于是年而王著酒失事不載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

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可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辛酉 宋建隆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葢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叅官詣諸州尋詔州縣

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廵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取二税每一石别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羡符彦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唐徙都洪州

宋主既平揚州唐主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

守建康豫章城邑廹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
行者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
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
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
不能制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

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為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見也守信數人若果不可制直數言委曲規諷所能罷其兵者彼時宋主英勇固出數人之上操縱由已消患未然守信諸人方承命之不暇又何敢有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于杯酒艷

靜庵炫奇以為秘計神謀而不于宋主英斷勇為處著眼而權世遂以是為妙策獨出吁可笑矣

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

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

宋以李漢超人雲中為關南兵馬都監文獻通考宋置兵馬都監分掌本路

禁旅屯戍邊防
訓練之政令

漢起在閩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起未至閩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起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起不在閩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起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女勿復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

告朕邪漢趙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事見前益甚宋主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

錮私第

唐主景殂子煜即從嘉更名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殂于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即馮延魯更名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真注見前入貢于宋

女真部人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隷遼籍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登州

沙門島在登州府蓬萊縣西北海中齊乘有五島相聯屬海市現祇多在其上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於宋

瓜沙自後唐同光初曹義金遣使閒道通貢事具前其後義金卒五代史義金于晉天福五年卒其子元忠元深等亦皆遣使中國五代史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深為瓜州團練使至是入貢於宋宋史外國傳沙州唐大中五年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商輅續綱目薛應旂通鑑

皆因之考司馬氏通鑑唐咸通十三年張義潮卒沙州長史曹義金自領軍府詔以義金為節度使又考歐陽修五代史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遣使附以來二書所載與宋史互有不同司馬氏考據詳核當必無誤今依通鑑兼節採歐史改輯

壬戌（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三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重贇（磁州武安人）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宋令諸州大辟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録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夏四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卒

從劾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銑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既而洪進幽漢思而代之漢思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洪進漢思諸子頗不平欲害洪進謀泄不果由是更相為備一日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徑入府中鎖其戶而求印漢思惶懼即于門閤出印與之洪進遂自稱留後遷漢思于別舍以兵守之

宋以趙贊即趙匡贊避宋主名改為彰武後唐改延州為彰武軍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絶林莽之際遠

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宋主留注意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于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預為之備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董遵誨范陽人馮繼業字嗣宗暉之子馬仁瑀夏津人賀惟忠忻州定襄人何繼筠字化龍福進之子郭進博野人李繼勳大名元城

人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闘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如何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歲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字成和保融子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内兇狠者誅之畧盡惟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自歸于朝廷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

北面事小兒乎遂襲潭州殺留後廖簡據其城又將取朗州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宋

蜀鑄鐵錢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内用鐵凡羆用須鐵為之者置場榷之以專其利又遣使遍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游隋置今曰樂山為四川嘉定府治令田淳人成都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

淳好談治亂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避禍取貴仕淳曰大丈夫

自唐中葉以來藩鎮日彊據土

豈能附狗鼠求進哉韓保正字永吉潞州長子人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以李托為內太監

彥真既譖殺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彥真恣橫使人告其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監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癸亥宋乾德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荆南湖南亡春正月宋主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

地專生殺甲兵財賦惟其所擅蓋百餘年宋主漸削其權以次易文臣布列州縣朝廷命令始行于天下改救更張而無紛擾之迹可謂善于圖治矣

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遥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荆南自高繼冲至繼冲凡五主合五十七年

初宋盧懷忠瀛州河間人使荆南還言江陵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

也及周保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
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
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
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揚師播已破文表梟首朗陵市
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洺州臨洺人諭繼冲以假道之意
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
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
可免禍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

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彊弱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而進繼冲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繼冲大懼因盡籍兵境内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唐州方城人）為荆南都巡檢使（文獻通考宋制沿邊溪峒有都巡檢其歸峽荆門等處跨連數郡特置都巡檢使以增重之）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尋改武寧（注見前）節度使

求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朗執保權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從富等以兵逆戰于澧江出澧州安福縣經州南下流入洞庭湖九江之一宋師敗之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李處耘追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

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敗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宋主以户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呂餘慶琦之子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宋史職官志通判掌倅貳郡政以郎官以上充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
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于是節度使之權始
輕用趙普之言也

宋行應天歷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
之宋主自為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淝橋之役瓊身冒矢石以蔽宋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乃特選常
參官彊幹者往涖之遂著為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象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
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遼救之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

主溺于九死而不顧忠壯炳然豈有寵秩既膺忽萌異志之理乃讒人交構死非其辜瓊固輕寧招尤宋主亦不免失之涼薄

初宋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泗橋之役事具前）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為殿前都虞侯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宋主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擅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擊其首血流氣絶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九月北漢以遼兵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初進從征澤潞還洺州防禦使充山西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起及繖之知宋主之不直與握禁兵頗有先幾之識使其言見

冬十月北漢以郭無為字無不為青州千乘人同平章事

北漢主自敗于潞州日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薊州人為相又召抱腹山在太原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寰宇記山五巒巍然故名僧繼顒劉守光子為浮屠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十二月宋黜鄭起楊繖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為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兵有人望乃

用何致變起陳橋二人既食周祿實為忠于所事及其復仕宋室則是初終易節矣宋主不薄其更事二姓而銜其舊日私嫌豈足為萬世立臣子大防乎

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為西河令徽之為天長令

溪州注見前蠻附于宋

北江酉陽江之別源也在今永順府保靖縣北亦曰北河蠻酋最大者曰彭氏本江西吉水人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上溪廢州在今永順府龍山縣中溪廢州亦在龍山縣下溪州故城在永順府永順縣彭氏所治也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

宋太祖雪夜幸趙普家計下太

順高十一州地俱在今永順府境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于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甲子 宋乾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

原後人傳為美談不知征伐大事自當議之朝堂即云帷幄祕謀亦可召至禁中密相籌畫命將成功豈必待風雪叩門始有濟哉蓋其于功臣家不能無所疑慮微行數過固有深意厥後南唐海物亦以脫至而得之可以覘其用心矣

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

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還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還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宫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　范質罷相未幾卒宋主弟光義嘗稱質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

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勲侵北漢遼州克之

繼勲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勲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勲大敗北漢兵于遼

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勲遼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已而遼州復為北漢所取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節度使

先是洪進既幽張漢思遣使請命于唐復遣牙將魏仁濟奉表如宋且請制命至是宋主詔諭唐主改清源為平海軍授洪進節度使洪進歲貢多厚斂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字子平浚儀人呂餘慶參知政事參知政事設官自此始職官志秩正二品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唐參知政事之名始于劉洎說具前）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勅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宋以秦再雄（辰州猺人）為辰州刺史

初隋置辰州沅陵郡今辰州府是唐復置錦州盧陽郡故城在今沅州府麻陽縣溪州及巫叙州潭陽郡貞觀中曰巫州大歷初改叙州皆西南溪峝諸蠻地也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擇蠻人為其黨所服者得秦再雄武健有奇畧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剌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土兵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

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頒刑統

判大理寺竇儀所重定也

八月宋置榷貨務朝野雜記宋制有四提轄官榷貨務其一也掌鹺茗香礬鈔引之政令

置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

給茶後觧塩觧池塩也亦榷之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從珂（秦州天水人）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得南漢內侍泰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在今廣州府新安縣南凡隷三千人）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

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初南漢内常侍鄧廷嗣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憮然莫以為慮及宋克郴州始懼以廷琄為招討使屯洸口洸口在韶州府英德縣西南始興大江之北今有鎮

冬十一月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

以諸葛亮之用兵尚不敢聽魏延之說出子午以徼幸成功昭遠何人乃欲從廷偉倖舉是徒啓宋兵端以速蜀之亡昇觀其出師時酒酣據髀自方諸葛及聞敗而據牀股栗目哭盡腫小人情狀可堪一喙

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注見前）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彥韜至汴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即劉廷讓范陽人守文之孫考宋史本紀太祖伐蜀有劉光義太宗拒遼有劉廷讓又考列傳劉廷讓字光又所載

伐蜀拒違事與本紀同蓋廷讓本名光義後避太宗諱更名因即以原名為字而改義從乂史特未之詳耳薛應旂以光義廷讓為兩人殊失考核崔彥進大名人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于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只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廷讓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有宋師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之副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招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

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趙崇韜廷隱子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唐置即武興注見前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

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俱在漢中府畧陽縣遂取興州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注見前敗之擒保正及進等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在保寧府廣元縣東北有大小二嶺皆極高峻蜀置砦于此蜀崔彥進張萬友與康延澤福之子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

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注見前樊梁退保劍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彦儔太原人死之

初夔州有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卻即以戰擢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

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後韋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澤州陵川人）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見其骨于灰燼中以禮葬之（已而光義及彬克蜀萬施開忠等州峽中郡縣悉定時諸將所過多屠戮獨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字晦仁凝之子）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唐主募人為僧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主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

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事

乙丑宋乾德三年是歲宋滅蜀凡四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

全斌進次益光今保寧府昭化縣本劉宋益昌後唐曰益光宋開寶後改名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注見前蜀人于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亦曰清疆店在劍州東北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為浮梁

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在劍州東）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陳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宗韜俱被執

蜀太子元喆（守遵聖）將兵禦宋至綿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西魏縣今為驛在綿州東北）蜀主昶降（後蜀自孟知祥至昶凡二世合三十二年）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元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元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

昊草表詣全斌請降全斌受之遂入成都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宋主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所向有功

三月宋兩川軍亂

王全斌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成都人推以為帥稱興蜀大王兩川郡縣崔彥進高彥暉等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宋主聞之命客省使宋史職官志使為武臣崇秩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賓禮之事丁德裕領

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師雄屯新繁（漢縣今屬成都府）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全斌等復敗之于灌口（今成都府灌縣宋以前為灌口鎮以灌口山名）師雄走死其黨據銅山（注見前）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抜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

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泰國公尋卒

蜀主昶舉族及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

中書令封泰國公子元喆為泰寧軍五代史職方考後梁以兗州為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母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宋主有北征意聞其言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于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鄧廷瑁

廷瑁屯洸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瑁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祀之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

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樁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别爲内庫儲之號封樁凡歳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三百萬遣使謀于彼

倘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宋主嘗臨觀之

丙寅歲凡四國一鎮（宋乾德四年是）夏五月宋罷羨餘賞格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宋置冷為縣屬襄陽府）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閏月宋求遺書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及卒宋主深惜其未大用云

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内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悦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丁卯宋乾德五年是歲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宋王全斌等以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聞蜀兵之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于是全斌及崔彦進王仁贍皆責降曹彬劉光義以功進爵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于是賞特優曹彬入謝曰諸將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宋以沈義倫字順儀太康人後避太宗諱止名倫爲樞密副使

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宋史職官志王師征討則置隨軍轉運使事畢即停獨居佛寺飲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卻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于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

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

五星聚奎爲宋朝啓瑞曾不數月即有日食之變天意果何屬耶好諛者謂祥而諱災矯情者稱災而抑祥雖毫五十步之勝其于敬天勤民之本蓋亦失之遠矣

宋主乃止出重贇爲彰德節度使

三月五星聚奎宋史天文志五星如聯珠聚于奎當魯分從鎭星晨見東方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河內人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步星歷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夏六月戊午朔日食

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即彝殷卒子克叡嗣

戊辰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鎭　春二月宋主立宋氏邠州

人為后

宋主元配賀氏（開封人）早卒建隆初册繼室王氏（邠州新平人）為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為后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也

三月宋覆試貢士

知貢舉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續編作王裕今依宋元通鑑）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

詔曰進士之選非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不可測也宋主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簿不修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後周置今慶陽府環縣是）使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黑蛇紫雲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

惡耶遵誨毋在幽州患難睽離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卒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劉旻廟號）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

曰繼恩巽軟非繼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疾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恐無為初不助己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宋主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

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之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勲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宋李繼勲敗北漢兵于銅鍋河（即洞渦水出平定州壽陽縣西流至太原縣南入汾亦曰同過水魏書地形志四水合道故曰同過）進薄太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本楊重貴太原人北漢世祖賜姓名）馬峰（太原人）等領軍扼團柏谷（注見前）峰至銅鍋

河繼勲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北漢司空郭無為弑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决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椹其胷弑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幷人疑無為授意于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

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名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初鈞既改元遼主責其衆輙拘縶使者數輩力令繼文往請命亦被留不遣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給外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冬十月宋貶雷德驤字善行同州郃陽人為商州司户參軍

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宋主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

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晉彊市人第宅聚歛財賄衆主怒叱之曰昂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音鄂齒上下肉也二齒命左右曳出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闌入之罪黜之

十一月遼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主遣耶律特烈字尼魯家六院部郎君努古濟之後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賫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

為詔許以邢州節度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欵

北漢主不從會李繼勲等聞遼兵將至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按特烈舊作撻烈尼嚕袞舊作湼魯袞努古濟舊作裊古直今並改正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

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

制

北漢主劉繼元弑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鈞謚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

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唐建澄心堂于内苑

初元宗創清輝殿于北苑命徐遊知誨子與張洎初字師闇改字偕仁徐州全椒人爲學士入直其中至是唐主復于殿北建澄心堂爲朝廷内地遊與其凡遼居中用事即以從子元柄爲員外郎凡機事密畫中旨皆自澄心堂出元楀宣行之由是中書樞密俱同散地唐主留意聲色先納周宗女爲后后通書史尤善音律霓裳羽衣曲久絶不傳后按殘譜盡得其聲調徐遊等從旁稱美有狎

客風后有妹姿容絕麗以姻戚往來宮中得幸于唐主唐主製小令艷詞頒傳于外后卒竟册立之被寵逾于故后

己未開寶二年是巳歲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遼弒其主烏嚕舊作兀律今改正于懷州遼置在京巴林部西北發慶州界金史地理志慶州有遼懷州城中有遼行宮

遼主耽酒好畋嗜殺不已嘗以庖人負饗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醉還行宮夜分近侍實格盥人華格庖人錫衮等弒之按實格舊作小哥華格舊作花哥錫衮舊作辛古今並改正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面繼勳軍于南趙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党進（朔州馬邑人）軍于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宋主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

為復欲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
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
欲自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之升坐乃
止
遼耶律賢字賢寧欲次子立
賢聞遼主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
寧號爲嚕曰穆宗以蕭守興為尚書令納其女燕燕
為后賢嬰風疾國事皆后決之考遼史景宗后蕭氏諱綽小字燕燕北府

宰相思温女思温小字寅古宰相敵魯之族弟忽沒里之子與續編所載不同

夏四月遼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遼人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在太原府城東北與忻州接界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遼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于居山在定州曲陽縣東亦曰嘉禾山遼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遼俘示于城下城

中丧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

降宋

閏五月宋主引還

太原圍久不下宋將石漢卿等戰死北漢兵亦屢敗

遼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

李懷忠涿州范陽人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

夕都虞侯趙延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衆攻城戰

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

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北漢郭無爲伏誅

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騎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閹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

藝祖平時常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殺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達大度者乃芥蒂未忘疑黃袍之復加恐劇鎮之難制且不以正道消禍于未然徒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蓋為

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安遠職方考後唐以安州為安遠軍節度使武行德護國注見前節度使郭從義定國寰宇記宋以同州為定國軍節度使白重贊

于信天而明于為政者耶

保大（注見前）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歷履艱若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庚午（宋開寶三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正月遼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先是遼所留北漢使者凡三十六人至是遼主盡厚禮而遣之仍移書北漢主以劉繼文同平章事繼文魁梧有氣局沉毅寡言久留于遼遼主甚敬禮之及歸秉國政左右害其寵多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為代州刺史

宋徵處士王昭素（酸棗人）為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席講周易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斂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援引証據因示諷諫微旨宋主嘉之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昭素以衰老求歸鄉人服其德凡爭訟者多就決之）

夏四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省州縣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禄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户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修前代帝王陵盜發者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

南漢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勲上言劉鋹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因唐使驛書答唐主言

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于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内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晝守禦策澄樞聞宋前鋒已至芳林鎮名在平樂府賀縣東北遁還宋師遂圍賀州南漢主遣其驍將伍彥柔以兵援賀潘美以奇兵擒彥柔斬之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

列象為陳自是
南漢故智乃宗
愨破之以假獅
潘美射之以勁

岸彥柔乘夜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宋伏兵猝起彥柔軍大亂遂擒之梟其首示城中南鄉舊鎮名今曰信都在賀縣南翼日城遂破先是南漢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成寧人以都統罷職南漢主不從及聞賀州陷乃令崇徹領兵三萬屯賀江注見前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十月美次昭州克之又拔桂連二州南漢主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乘勝遂攻韶州南漢主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陳于蓮花峰下在韶州府曲江縣南南漢主教象為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

弩驚奔反踶輙遭敗衂法不相襲而制勝則両神而明之在乎人之善用爾且昆陽之戰虎豹亦為股栗猛獸又烏足畏哉

兵仗軍容甚壯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承渥大敗僅以身免韶州遂陷韶嶺南北門也既陷南漢主鋹窮蹙不知所為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鋹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氏族畧南越有植姓）統軍六萬屯馬逕（地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以禦宋師

辛未（宋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鎮）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鋹降（南漢自劉隱據廣州至鋹亡凡五主合六十五年）

潘美克英雄二州皆南漢置英州今韶州府英德縣是雄州今南雄府是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水名在英德縣南其地險隘兩山夾峙水多激石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一名鳳山在南海縣西下南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漼赴汴宋師遂頓城外南漢主將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計遣保興率國内兵拒戰崇岳無謀勇惟日禱鬼神為事既而宋師濟水植

廷曉力戰不勝死于陣崇岳奔還其柵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夜大風萬炬俱發煙焰坌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龔澄樞與李托謀縱火焚府庫宫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保興逃于民家亦獲之悉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椓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

十

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鋹至汴宋主遣吕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属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鋹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

罪宋主命大理寺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巧絕其寶貨殖藝之餘尚存美珠四十六覲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性成儻能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大慚謝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登樓遠眺于政體何害希恩望賞人之常情亦不待登樓而後生也温叟傳呼徑過時蓋未知宋祖在樓既覺而懼蹈非禮之愆故矯辭以對且欲獵取直名兵亦甚矣

温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卒温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主方與中黄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翼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

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内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

從善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河決澶州

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

壬申宋開寶五年是歲凡三國一鎮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

殺仁肇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被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盧絳字晉卿宜春人

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宮人

大雨河決濮陽宋主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因謂曰朕信宿以來焚香告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此必不能為災也宋主又謂宰相曰

霖雨不止朕日夜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耶趙普對曰陛下憂勤庶政若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宋主曰朕恐掖廷幽閉者衆昨令編籍後宫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頓首服

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宋以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

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之一也

癸酉宋開寶六年是歲凡三國一鎮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諡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喪輟朝十日諡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世宗陵五代史注在鄭州管城縣之側號曰順陵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舍取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七人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共百二十七人續編作百二十五人誤今改正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温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

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交阯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唐書地理志安南都護府領交陸峰愛驩長福祿湯芝武莪演武安十二州）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阯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處坪等爭立攝驩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坪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南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

海軍節度使加封爵考宋史交阯傳開寶六年丁璉內附授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八年璉復修貢封交阯郡王沈括夢溪筆談亦以璉封王在開寶八年為安南封王之始與續編所載不同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字禮臣齊州人李美李檝以贓論死瓚流沙門島十年不得召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

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雷德驤之貶商州也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史獄鞫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踈為秘書省正字吕德驤為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光義為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刬貽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美注見前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古今載籍極博豈能一一記誦不爽顧問即有所未知據實以對之何所損學問之道事君之禮皆當以不欺為貴若預探所問書册揣摩强識即此飾偽之一念已不堪以對君父縱應答無滯亦奚足貴多遜心術不端于此可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已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乃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丧父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世祖旻諸孫

北漢主立靚舊多所誅放繼欽謝病熙居交城隋縣今屬

太原府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來主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敗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甲戌宋開寶七年是歲凡三國一鎮春二月庚辰朔日食

夏五月江南遣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金陵人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字孟雍陽武人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于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江南主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册宋主不許命梁迥

博州聊城人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荅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鬭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

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南唐縣今屬池州府進次采石磯注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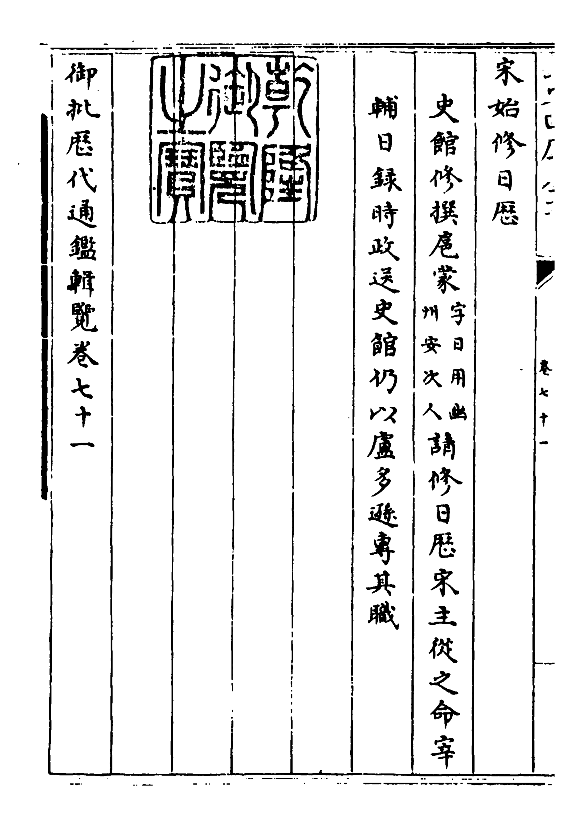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俶使判官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强倔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于人言尋容告以師期至是加俶行營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福州人等拒戰敗走

初池州人樊若水字仲師後更名知古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櫂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黄黑龍船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于石牌口今曰石牌市在安慶府懷寧縣西與池州府分界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

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侯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宋始修日歴

史館修撰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請修日歴宋主從之命宰輔日録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